



虞邵庵批點文選心訣

附古今文章精義

~ 20  
848



20

門へ和20  
箱 848  
巻



虞邵庵批點文選心訣三十篇乃韓柳以下  
 諸六家所作雖其所作弗止是而所謂精者  
 則在是矣邵庵之用心正恐學者博觀無益  
 辟則觀海者不免臨浩渺而嘆望洋卒莫敢  
 有航焉者故引而始自海市使觀之則夫珠  
 宮貝闕鯨浪蜃霧舉若然在目睫間而且知  
 夫海之為海有若是顧雖浩渺望洋詎肯卒  
 不航也哉是集併李性學文評百許條並梓  
 行于世蓋亦年久字頗漫滅至不可句讀湖  
 臬俞副憲仲才見而惜之以為學者所弗便

亟重梓以行仲才學素博蓋已航海者猶不  
忘始所自之海市焉耳由已而推以及人斯  
其為與人為善之心何厚哉愚聞其義而欣  
羨之故不揣庸陋而僭為題其端要亦樂道  
人之善云

弘治三年八月穀旦

賜進士通議大夫奉

勅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南舒鄭時宗良書

虞邵庵批點文選心訣目錄

序十三篇

韓退之七篇

送楊巨源少尹序 贈崔復州序

送董邵南序 贈張童子序

送許鄧州序

送浮屠文暢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柳子厚二篇

愚溪詩序

陪永州崔使君宴南池序

歐陽永叔三篇

章望之字序

集古目錄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曾子固一篇

贈黎安二生序

記十七篇

韓退之二篇

滕王閣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柳子厚五篇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鈞鉞潭記

鈞鉞潭西小丘記

歐陽永叔三篇

畫錦堂記

醉翁亭記

王彥章畫像記

蘇明允一篇

木假山記

蘇子瞻一篇

醉白堂記

曾子固五篇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仙都觀三門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醒心亭記

思亭記

批點心訣目錄畢

虞邵庵批點文選心訣

序

送楊巨源少尹序

韓退之

議論體

終篇將二疏事相形起議論末羨巨源能歸其鄉九四段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

第一節叙二疏叙二疏極詳是為二段張本

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

嘆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

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

第二節叙巨源

文選

三字為末段張本

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

不相及今揚與二疏其意豈異也此一段將二疏與巨源對

說三節余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揚侯去照前

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照前

亦有嘆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第二節

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第三節說巨源之去

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此第二段說二疏所有巨源未

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必有此皆是將二疏與巨源有無相形凡三節

此本是三節總作一節

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二節說巨源之去不絕其祿又送以詩乃二疏所無

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冷語

同未可知也第三段說所有中世士大夫以官只一節

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揚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

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

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

加敬誠子孫以揚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

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

人歟第四段歸羨揚巨源能歸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議論體前二段是譬喻格伯樂譬烏公

溫石凡四段

第一節立柱子說起

第二節設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

第三節答說本意

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

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

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

虛語矣此第一段說伯樂取馬凡三節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

第二節說溫后

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

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

第三節烏公取石生

第四節說取溫生

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

也以溫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

第五節說東都去了三生遂無才士

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

此下四小節形容東都無處士之意韓公自謂

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

及百司之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

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

而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

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



此第六節結與第一節第二節子相應

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南而東都處士

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此第二段說烏公取士九六節夫南面

要說烏公故引相來相伴謂烏公也

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

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

第二節說東都失二生可為已惜

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

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

第三節結

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

指第一節

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

指第二節

取也。此第三段推廣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

已意九三節

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此第四段說

### 贈崔復州序

議論體當時郡守多以使家徵求之急

說凡四段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

第一節叙刺史之聲欲抑先揚

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

前面暗叙刺史之

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

事到此方說出

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細民其足跡未

此三節說小民之情不能自達於刺史

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

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此小節說刺史不得知小民之窮其意

暗指使家

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  
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  
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今不以言連  
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  
也此第一段說刺史難為欲抑先揚九二節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  
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  
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  
此第二段說崔君得賢使長為刺史不難九一節愈嘗辱于公之知而

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

言第三段說作序九一節

### 送董邵南序

議論體

此叙邵南往河北河北自天寶以後不稟命朝廷邵南之行將

求用於諸鎮故此篇有不滿邵南之意末諷諸鎮九二段

第二節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

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

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過時苟慕義

疆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第三節

前段揚然吾聞風俗與化移易吾烏知其今不  
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  
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  
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  
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後段九二節

### 送許郢州序

議論體

此序本是送郢州而前兩段皆為于公發得非于公在山南徵

求頗急故公因以規之耶前送崔復州亦此意但說得較淺耳

元三

第一節叙會通書於于公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  
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  
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  
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  
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  
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  
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  
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  
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

此下舉書之辭

此下舉書之辭

于公復書

公能是其言

輕重相形

第四節以于公為知己退一步說

第五節說以言贈于公

人之所不為也故於許公之行道刺史之事以  
為于公贈此第一段叙所以言凡天下之事成  
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  
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  
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  
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益急其不去為  
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  
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  
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

第一節立柱子雙說起

第二節說敗於自異

民賦二字是綱領

實與情是

子母

結 第三節說成於自同言語皆反上節

自同

自同

成

結第四節總結兩段

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  
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  
言者其有不信乎此第二段叙所言縣之於州  
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  
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  
愈於使君非宴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  
頌而以規此第三段方說

起前段略說省文法

第三節說上許公

第二節拾

### 贈張童子序

此篇勉張童子以學進一步  
體借明經來相並說以諷其欲速

第一節言舉明經者多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

於言中明經者少中間分三小節此一小節說試于縣

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

第二小節試于州府

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

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

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

第三小節說試禮部有司指禮部

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縣之所升而考試之加

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

與第一節三千人多少相應

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

結上三小節

第三節言明經之難

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千萬言其傳註在外

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

即第一節三千人

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

即第二節二百人

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

與童子相刑

斑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

第一節序童子中本末

終身不得與者焉

此第一段言明經即重明輕凡四節

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

與前第一節相應

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

第二節擢揚童子之美

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

文選

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此第二段言童子得官之易凡二節

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

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

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

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

矣此第三段言作第一節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

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

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

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

第一節言童子之行爲上文起本

第二節叙諸公送行之詩爲作序起本

五都即上文雍陝虢洛河也

結上生下

第一節

此第三段言作

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

第二

節說童子當學成人

子相對

成人與童

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  
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  
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此第四段發  
主意凡三節

### 送浮屠文暢序

體此篇極詆浮屠特是語意含  
蓄不露讀之不覺凡五段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

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

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

門墻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此

第一節開兩股設問

小佛

問

暗指文暢字

浮屠而善文章應在後

第三節引證折歸一段不全用

揚子文稱上句儒名墨行下句墨名儒行

段說異端之學能慕吾道可與之游九二節

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

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

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

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此第二段說文暢喜文章九四節夫文

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

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

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

第一節說文暢喜文章

第二節說文暢求韓公文

第三節說文暢得文之多

第四節抑諸公之文生下意

第二節說文

此第二段說文暢喜文章九四節

第三節說文暢慕聖人之道故求吾儒之文

暢不欲聞浮屠之說

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

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

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

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

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

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

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

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

第三節說吾儒當告文暢以聖人之道

第一節起下文禽獸夷狄

第二節說得聖人之道而後與於夷狄

此第三段說文暢求吾儒文正是慕

聖人之道是上段第四節意九三節

四字是下文綱領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為之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此第四段說聖人之道凡三節夫不知者非其道者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

即上文無以聖人之道告者第三節承上文說作序重柳請終上文亦是占地步浮屠喜文辭終第一節  
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此第五段說餘意就過作序之意凡二節

### 愚溪詩序

柳子厚

體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

瀟水字為下文起  
節言溪姓冉氏盤谷存有此據  
第三節言溪舊名染溪  
第四節言家是溪之由愚字為一篇立本愛字應在後  
第五節說名是溪之意惜愚公字為証  
相子母  
姓名字



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此第一段序愚

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此本未凡五節愚

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第四節說

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第五節說愚亭愚島今三為文字不排

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第六節即總結

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奇字美惡相形

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此第二段叙溪

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此第二節說溪之愚

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此節為三小節一節說溪不可灌溉一節說溪不可勝舟一節說溪幽澗不能與雲雨

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第三節總就自己身上收拾前就下文

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此第三段

節三 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此第一節借甯類為証

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推開了二子類重在自己

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此第二節說己之愚尤甚

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第三節就溪上收前段說溪就自己身上收妙

焉此第四段自敘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此段

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着慕樂而此意凡三節

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此意凡三節

妙甚死中復生 第二節說雖愚而能文莫利於世不合於俗照前兩段

應前變字

推開了二子類重在自己

此第一節借甯類為証

文選

第三節總結

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

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

寥而莫我知也此第五段放起起溪與自己九三節於是作八愚

詩紀于溪石上此第六段叙作詩只一節

###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體

零陵城南環以群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

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栝竹箭哀鳴

之禽其下多芡菱蒲蘆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

第一節說池之所在

第二節叙池之景物

形容上

灑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矣此第一段叙崔公南池九二節

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

其身于莫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

山倒隨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

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

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

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此第二段序崔公之

遊第一節借古人引起樂照前會字亦應在後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

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

第三節序遊之樂

第二節序遊之時

第一節序崔

樂字應在後兩句如轉樞一承上一生下

叶韻

亦叶韻

此第一段第一節

此第二段

四字皆此段主意

第二節說崔公與諸賢官將去

亦叶韻

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  
豈趨趨湘中為顛顛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  
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  
之此第三段序  
作序九三節

### 章望之字序

歐陽永叔

體

校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  
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此  
第一節說章君求字  
一段序章君以名  
求字之意九二節  
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

章名望之與容貌論小借言事二段引起

異乎眾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行而為世法其  
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故紘縱冕弁以為  
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以為身容  
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  
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  
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  
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  
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  
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外雖

又添尊字代表字

說此句

第四節說不是民表乃是表民就下段意

第五節轉若無行只容貌亦不足表於民

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此第二段發明表名

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岳瀆天下之望也故第一節

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第二節

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第三節

德被子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第一等不曾指人名

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第二等指三名

夫若隋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位子

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之大將軍

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

第三等指二名變文

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事已久

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

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

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就取

民之表也此第三段發明望傳曰其在賢者識

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而色仁好學

而有志其絜然脩乎其外而輝然充乎其內以

發乎文辭則又辨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

以自擇而勉焉者是固識夫遠大者矣雖余

自擇大者遠者

照前

照前說施行處

表民字結

大遠包天下國家萬世

此第三段發明望

傳曰其在賢者識

第四等指六名無變文

就取

文選 卅五

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序此第四段說

### 集古錄目序

體

第一節正說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

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此第一

第二節主意凡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

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

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

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

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

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

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

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

此第二段借形容主好第一節序本題金石遺文之而物聚一股凡三節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

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

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

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

金玉珠三事遠且難應上文近且易

第三節出主意字結上文

第一節序本題金石遺文

總上文

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

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

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

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此第三段上本題說

有力而不好好之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

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

得一其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

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

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

第二節言有力而不好

第三節說好之無力

第一節說已之好

指上文金石之類

公不欲誇其有力故為是說

暗說遠與上文相應

第三節說錄

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

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

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

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

別為錄目因併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

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此第四段承上文說已或

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

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

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

無次第

第四節說自序

第一節設問

第二節答

此指金石遺文後指

象犀珠玉意與菱溪石記本意相同皆是不欲入取去此取說得不覺

而易彼也廬陵歐陽脩序

此第五段說餘意九二節

### 送徐無黨南歸序

體

九四段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

第二節說聖人死

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

而不朽與草木鳥獸衆人不同

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

過得佳有幹旋

草不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

第三節說聖賢之不朽在事與事

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

自下說上

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

此第一段說聖賢所以不朽者

第一節分說三者為下文聖賢與言張本

身與事九三節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

第二節且事

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

退言

事矣不見於言可也引虛証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

第三節即併事聖賢矣

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

此一段歸在顏子上

引實証

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

不施於事

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群

不見於言

先抑

子貢何敢望回

後揚

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

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

聖賢事與言

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

先抑後揚

於言乎此第二段說聖賢所以不予讀班固藝

今多不存為証

自上說下

第一節考漢唐文士所作文章

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

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

第二節

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

承上文說文章不能朽

遺語二

照第一段草木鳥獸衆人事折開作二

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

說文字活

語佳聲景

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

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

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

繳佳

第三節即說今人欲託文字以不朽過下段

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

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此第

說文章不可恃以

下得好

第一節稱美徐生之文

三段

為不朽九三節以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

節序作序之意

句佳

第二

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予欲

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

第三節回護自家占地亦無此兩句便是欠他的

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此第

四段

序之意

九三節

### 贈黎安二生序

### 曾子固

體此篇勉二生以行道不當但求為古文而已文字深婉



第一節說東坡曾以書薦三生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

二節說二生其文來見

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

三節論揚二生之文

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

其文誠闊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

才力之放縱者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

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此第一節序二

生相見本末九四節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

二節因二生所求序意

請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

三節黎生答序意

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予與安生之學

文字應在此

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

應在此

應在此

第一節因二生笑其迂之語自宜其迂

將解感於里人

此第二段序之意九三節

余聞之自顧

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

形容迂字好

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

疊起二句論語有此文法

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

第二節說二生不當求序於迂者

文字應前

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

即輕明重

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

輕重應前相形

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

此第三段說破二然

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

皆節

開兩段說重在下段

文田於全

與前說迂處相反

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

見得不可不迂

第二節不當以笑其迂為患

解感字應前

冷語

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

感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君并

不走了起句

此第四段說作序之意凡三節

記

### 新修滕王閣記

韓退之

體

第一節說開滕王閣之勝願觀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

第二節言三王之文願讀之就便見題

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

此節本不須說緣後面有詞列三王之次故於此張本

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

此第一節

一段韓公自言願登滕王閣內分三節

第一節言守朝不得去

第二節言

往朝時迫不便不得去

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

第三節言中表時可以到洪又不曾到

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

喻揚主人之美

此篇却就此說了便不別說脈兩中文字絕妙

大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

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

韓公以五年冬至袁此當是七月

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

此節本是不曾到閣却說言王公政事好處上凡作記須要樂

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

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今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此第二段韓公自言其歲九月人吏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脩且壞前公為從事

罷屬上句行屬下句

謂袁州在洪州千里之外

此第二段韓公自言其歲九月人吏

第二節言宴飲修閣之始末

閣九三節

第一節言此行

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為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楠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此第三段末九二節工既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此第四段序作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

第一節言王華而宴賞

第三節言許記

照前

第二節說請記

此第三段末九二節

此第四段序作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

大凡記體皆模寫其地景物此篇如此說破於此又如此說破此是文字細密慶

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某日  
袁州刺史韓愈記此第五段收拾未盡之意

### 藍田縣丞廳壁記

體

第一節言丞於縣事皆得問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  
尉各有職皆不得問借彼形此  
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  
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  
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  
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

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  
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

端使然哉此第一段言丞不得盡職即終篇之意九四節博陵崔斯立

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

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其人元和初

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

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

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拚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此第二段序斯立

段第三節形容處

第四節言崔公亦不得盡丞職

丞之本末  
九四節  
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

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此第三段言作記九一節文字不排

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

澆澆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

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此第四段言崔公雖

不得盡於丞却得盡職於文考功郎中知制誥

韓愈記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子厚

體揚戴氏此作布置得法說弘農

公處不走了戴氏說戴氏處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

林麓距其涯垣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出

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

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此第一段序卒授賓客

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

益奇望之若運艦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

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檜被之菱芡芙蓉鬱

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

離世樂道應在後結上生下

此承上文說為堂

眉目

結上生下

勝字眉目

第二節說堂之景

兩句引入下段

矣此第二段序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  
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  
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  
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益之道其  
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  
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此第三段揄揚地雖  
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  
堂不待飾而已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  
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

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第三節說累致期望之意統收離世  
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此第四段說地與人交相贊凡  
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此第五段揄揚弘農公只  
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此第五段揄揚弘農公只  
節一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此第六段說作

游黃溪記

體記此篇看他模寫今讀此

此只一節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

湘水故取二者之義名也

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此第一段序永州只一段序環永

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

前漢西南夷傳有此文法

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

第一節序去州遠近

百數黃溪最善此第二段序黃溪拒州治七十

第二節序黃神祠

黃溪九一節

第三節序祠近山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

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

第四節序初潭

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

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

形容

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

第五節序第二潭

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

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頷斷齧其

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

第六節序潭山水

方東向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

第七節序大冥川

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

第一節序黃神為王莽之後

水緩有土田此第三段序黃溪始黃神為人時

形勢景物凡七節

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

第二節引莽言以証傳者之說

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

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

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  
 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  
 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此第四段序黃  
 脚第二段注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  
 啓後之好游者此第五段

始得西山宴遊記

體自此以下八篇意脈連  
 屬皆妙於模寫第二節序出遊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  
 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

第一節序論承

第三節形容遊山之趣文字圓活一句生百

幽泉恠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  
 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  
 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  
 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此第一段序游永  
 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  
 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  
 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  
 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洼然若垤  
 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遊隱縈青繚白

第二節序登山

第三節序山之形勢

形本上



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持出不與  
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  
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  
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  
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  
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此第二段序遊故  
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此第三段  
實前今年序

### 鈞鉞潭記

體

第一節序潭之來歷形勢

鈞鉞潭在山西其始蓋丹水自南奔注抵山  
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  
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  
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  
潭上田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  
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  
第三節序潭上景物而以已意結貨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  
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潑然尤與中秋觀  
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

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 鈷鋤潭西小丘記

體前篇言茲潭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此篇言茲丘之遭文意不一

犯重只一段

第一節序得之日為六節張本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

鋤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

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

為奇壯者殆不可數其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

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立而上者若熊羆之登

第二節序丘之形勢連下三奇字

第三節序買丘

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

為第七節張本

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

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

第四節序治丘

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

第五節序丘之景觀

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

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

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

第六節結上生下不市旬即第一節後六日得異地者二謂西山

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

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  
 之艷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  
 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  
 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  
 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畫錦堂記

歐陽永叔

此篇是賤題中尊題畫錦之說  
 始於項羽未買臣其志卑陋不  
 足道當賤韓公一世偉人而以  
 此名堂不可賤歐公却謂以富  
 貴歸故鄉為榮者窮士之所為  
 韓公早貴與窮士不同其取畫

錦名堂蓋以古人之所為者為  
 戒若其功業之就乃邦家之光  
 非閭里之榮也辭意奧妙九五

仕官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

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

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

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士卒

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

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

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

第一節延言人以富貴歸鄉為榮

第二節方詳說士方窮時為鄉人所侮及其富貴以歸鄉為榮

謂之即重則輕

此皆形容富貴之時人皆畏服之狀以見其榮

終篇以志為主昔人志卑而韓公志大

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此第一段言以富貴歸故

鄉為榮者窮士之所為九二節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

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

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

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

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

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

公榮桓圭衮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

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

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

時榮一鄉哉此第二段說韓公富貴公在至和

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

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

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

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

量哉此第三段言韓公以畫錦名非故能出入

將相勤勞王家而險夷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

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  
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此第四段言韓  
公功業非特榮其鄉九三節只一意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  
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  
是乎書此第五段言作意

### 醉翁亭記

體此篇是記變體歐陽以前無之或曰用賦體非也逐節序事無韻不排只是記體第三段序景物處雖似賦然鋪敘記中多有  
段九六

第一節序滁州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段序亭自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  
第八節推廣名亭之意  
第六節說名亭之人  
第五節說作亭之人  
第四節說亭  
第七節說名亭之義

朝暮也春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秋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

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此第二段叙景物凡三節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

偃偻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

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穀野蔌

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

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譁者眾賓

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此第三段序遊

宴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

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

此第四段引過後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

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

樂其樂也此第五段說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

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此第六段序作

記九二節

王彥章畫像記

體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

第二節序彥章勇

描敘形此

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

第三節序彥

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

章之忠

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

年

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

與上文怒食顧望相反

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

冷語

第四

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

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

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

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汚其身得全其

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

總結前兩節

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

第一節言五代舊史既累下文說家傳與舊史不

天性而然此第一段序彥予於五代書竊有善

同合更此節起本

章忠勇凡四節

五代新史歐公作

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奮歎息惜乎

第二節序得彥章家傳之由

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

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

第三節舉家傳與舊史不同處德勝戰事詳見下文

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

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  
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  
此三事是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  
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  
滿數千公得保鑿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  
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  
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  
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  
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

此三事是

此三事是

舊史非

此三事

第四節再序

德勝之戰此事舊史與家傳異耳故作別一說

下段歐公自言自以用奇之說辭於時而不用故詳說於章出奇事引入

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  
此第二段  
言彦章家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  
傳九四節

結上生下

第一節序歐公之由

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余嘗

第二節說書

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

時不用其策

聞余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

第三節說德勝之戰正是此意

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

第四節言出奇非常人所解

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  
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  
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

結上生下



想見其人

此第三段歐公自說嘗有用奇之議九四節

後二年予復

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

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摩滅隱隱可見亟命工

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焉公善用槍

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

寺兒童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

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

然歟此第四段序畫像九四節畫已百年餘矣完之復可百

年然公之不泯者不係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

文選

三十五

第一節序得畫像之時與其所以

第二節序完治畫像

第三節釋鐵槍之語

第四節說彥章名不

朽以其忠

借彼形此

曾子固序顏魯公祠堂祖此意

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  
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

也此第五段發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

歸其人使藏之此第六段序作記只一節

### 木假山記

蘇明允

體第一段九六節既說幸中有不幸又說不幸中又有幸文字變

態甚妙第一節三節皆說木不幸第二節第四節却說幸是文

字開闔任棟梁是幸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

第一節說木不幸而夭殤

第二節說不幸而伐

文選

三十六

第三節說不幸而破腐

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

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

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

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

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

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

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

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

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

第四節說不幸而為材不幸者

第五節說最幸而為山

第六節說幸而為山又有不幸者

三峯為第三段中本

幸九節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

應前第一節

其間且其槩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

應前第三節

應前第四節

應前第二節

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

應前第五節首句

應前第六節

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

又代了數字

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后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

第一節引

偶然也

此第二段就題上覆說上然予之愛之

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

重主意

第二節說主意

其意以三峯比其字中峯自比旁三峯比東坡頽瀆

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崖踞肆意氣端重若

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

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

文選

三十一

第三節結收綱目第一節先感後敬此先敬後感語勢當如此

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此第三段說主意九三節

### 醉白堂記

蘇子瞻

體

韓公雖以樂天自處而樂天功業實不及韓公此篇雖提起韓公亦不放倒樂天得體九六段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地之池上名之曰

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

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此第一節設問天下之士

聞而疑之以為公既以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

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即重

明輕天而已乎方且顧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

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

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

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

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以相三帝安天

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

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此第二

韓公所以羨樂天之意九二節然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

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

文選

三十一

第二節記韓公勲業樂天所無

此与書錦堂記意同文異

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社，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甚高。

第四節說二公所同

前兩節說得樂天不如韓公，此節須要放起樂天方与韓公平筆加

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

第五節說韓公身上能結前三節，前三節雖把二公對說，此二節却說韓公

故宿前章謂此記為韓白優劣論，不然韓公不以樂天所無自少，便高樂天幾等。

樂天勲業不如韓公，與韓公方其寓形於一醉。

所以比樂天之意，凡五節。公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化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

此第四段發明醉字。第一節說自比謙者。

節一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

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

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

比過者。

第二節說自

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  
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

第三節說就齊公身上結

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此第五段引古

證九三節 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

以為記而未果公薨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

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此第六段序作記只一節

###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子固

體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

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

杲卿死節尤偉故引來相並說

人皆知公之為烈也

此第一段書魯公死節入題只一節初公以

每節下并文法不同故不辨

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為之

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

第二節忤丞

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

第三節為吳兩相片

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

相片

第四節忤輔國子

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

第五節忤元載片

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

第六節忤楊盧杞

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

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為第

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此第二段歷序魯公

進退本末第一節說片平原時事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

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

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

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

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

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

輔國元載事

第二節說唐宗時忤丞相以台事小人指

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

介斤字分六節此段將一个斤字作一節故不掛

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

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

於起且什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天下

一人而已若公是也此第三段評論魯公進退

第一節說魯公學子問不純

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

第二節說破魯公死得不甚分明

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

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至及

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

上段六

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

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

第三節說破魯公老而不去

欲以伊尹之任出脫魯公故

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

引此為深如斷案引律令

自謂魯公

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

又引孔子說為據斷得無走作

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悲鄙

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

眉目字

子所謂仁者歟

此第四段為魯公回護凡三節

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公厚載尚書屯田

照前眉目字

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

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

魯公不以祠之有無為輕重人之向慕魯公者不可以無祠也說

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

得好

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世之嚮往之不足者非

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

祠為親炙之者歟

此第五段序今州縣之政非

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

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

有志者矣

此六段歸義作祠只一節

仙都觀三門記

體歐曾作寺觀文字須是說正道此篇雖仙都三門作記却只道

觀不當作三門然比諸篇此篇尚為婉曲凡六段

第一節言作門之意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

第二節引經証三門

第四節言天子可以作三門

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

門三塗惟王城為然此第一段言三門乃天子之制凡四節老子

四句首連下其意

照前段引証據此句且回護觀中畫

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

作三門

此數句方說得觀中不當作三門而無能正其失

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

此句說老子之徒感結上文敬奉昌應在後

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大息而已甚矣其法之繁

昌也

此第二段言道觀不當作三門只一節

第一節建昌軍南城縣麻姑

第二

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仙去故立祠在焉距

節言觀中有良田

城六七里由絕嶺而上至其處其地反平寬衍

合下文天遺之意

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

第三節言

觀之盛亦不偶然

能災予嘗視而嘆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徒

冷語

使世術術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何有是邪

應前

此第三段

則其法之繁昌人力固如之何哉此第三段

從田上過三門亦是為作三門者回護

第二節說作門

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

應上文亦是回護者昌

道士凌齊畢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



法謂道教感力謂田入能

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此第四段既成託

予記予與齊畢里人也不能辭噫為里人而與

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下之

公也不以人情易天下之公齊畢之取予文豈

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此第五段言九

節三

### 分寧縣雲峯院記

體此篇雖是揄揚道常其實借道  
常以抑分寧之俗緊要在其有  
激也一句

第一節總叙分寧之俗有四以下分四節

分寧人勤生而蓄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

第二節說勤生

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

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

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壤女

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

出勤字結

第三節說俗施

織鉅治咸盡其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

積焉

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

畜施

出施字結

第四節說善義

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梯

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棊然於其親固然

出義字結

第五節前喜爭

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法

律意向少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

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

懸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答朴徒死交迹不以

屬心其喜爭訟豈此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

出喜爭訟結

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

易治教使移也此第一段序分雲峯院在縣極

西界無籍圖不知是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

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閨靚深殿寢言言樓客之

分序入

第三節言院之規模

第一節說院之所在與其所始

邑字見道常是

盧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饒鼓魚螺鐘

磬之編百器完備此第二段序雲吾聞道常氣

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

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

黍累計惜樂淡無累則又若能獨勝其畚施喜

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

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

未敢必也此第三段掄揚慶曆三年九月與其

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

第二節抑道常不當學字佛

此第二段序雲

第一節法說道常之美

第三節按道常勤而不吝

地志字與分序入二日俗不同

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為

黍累計惜樂淡無累則又若能獨勝其畚施喜

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

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

未敢必也此第三段掄揚慶曆三年九月與其

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

文選

四十五

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  
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不可也咸曰然推其  
徒了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  
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此第四段序  
作記只一節  
醒心亭記

體

大凡作遊觀文字多是寓感慨  
之意如蘭亭記序向之所欣  
仰之間已為陳迹之類甚多此  
篇絮轉此意謂歐公之賢未易  
多見後千百年人思慕之  
其迹固未嘗陳也凡三段

第一節說曲丘樂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

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

第二段說名於公文之次之說張本

第二段序醒心亭

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

第三節後序遊西亭

與上下節相對但見其名其句後而方說出

飲字帶下醉

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

醉字帶上醒

第四節說醒心出處

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

長亦三短

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

第五節引上醒心字

新字引上醒字

使目新乎其兩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

結住上文

第六節說醒心出處

而清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

小是為下說韓子處張本

第七節結上生下

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

樂字生主意

山泉照前

樂於山泉之間矣此第一節序雖然公之樂吾

此第七節

第一節

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第一節說公之意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第二節說正主意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亦謂車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此第二段說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

照前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此第三段

### 思亭記

體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第一節序作亭主人姓與所告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鄉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予此本末九四節予第一節以爲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于文則思鬪視于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夫人

況言入有所見則有所思即經明董

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

高以望松梓下丘壠而行墟墓之間荆棘莽然

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

思亭此第二段序名亭意其親者人之所不能

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

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廣其

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於服盡服盡

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於忘

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

則思其親

此第二段序名亭意其親者人之所不能

此物與合

此第三節言見人墳墓

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

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此第三段發

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

登其丘壠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

泣此第四段就庶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

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

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

謂人之思親久而不忘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

此第四段就庶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

此第四段就庶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

此第四段就庶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

此第四段就庶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之

虞邵庵批點文選心訣終

性學李先生古今文章精義

易詩書儀禮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聖賢  
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世文  
章從是出焉

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叙晉獻公驪姬  
申生一事繁簡可見

孟子之辨計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  
戰國策之辨計利害不計是非而二者胥失  
之

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

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史記帝紀世家從二雅十五國風來八書從禹貢周官來

李斯上秦始皇書論逐客起句即見事實最妙中間論不出於秦而秦用之獨人才不出於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未易以人廢言也

老子孫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寶珍珠間錯而

不斷文字極難學惟蘇老泉數篇近之心術春秋

論之類是也

韓非子文字絕妙

賈誼政事書是論天下事有間架底賈讓河渠書是論一事有間架底

孟子就三綱五常內立議論其與人辯是不得已莊子就三綱五常外立議論其與人辯是得已而不已義理有間矣然文字皆不可及

二人同處齊梁不知如何不相見若相見其辨必然有可觀

韓退之文學孟子不乃左傳有逼真處如董晉行狀中兩段辭命是也

柳子厚文學國語國語段全子厚段西漢諸傳

似之

歐陽永叔學韓退之諸篇皆以退之為祖加以

錄遠甚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子瞻文學莊子入虛處似凌虛臺記戰國策論

害處似策略策別史記終篇惟作他人說末

策斷之類是也史記後自己只說一句表

忠觀碑楞嚴經字到窮處便濟之以此一著

曾子固文學劉向古但劉向老子固嫩劉向簡

子固煩劉向枯稿子固光潤耳

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

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韓退

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蘇子瞻亦然初不難

學但長句中轉得意去便是好文字若一二

百句三五十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孟子譏蚺鼃不諫蚺鼃卒以諫顯韓退之譏陽

城不諫陽城卒以諫顯歐陽永叔譏范仲淹

不諫范仲淹卒以諫顯三事相類然孟子數

語而已退之費多少糾說永叔步驟退之而

微不及古今文字優劣於此可見



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醇正子厚發之以憤  
激永叔發之以感慨子瞻兼憤激感慨而發  
之以諧謔讀柳歐蘇文方知韓文不可及  
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  
不難於細而難於麤不難於華而難於質可  
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司馬子長文拙於春秋內外傳而力量過之葉  
正則之文巧於韓柳歐蘇而力量不及  
文字請客對主極難獨子瞻放鶴亭記以酒對  
鶴大意謂清閒者莫如鶴然衛懿公好鶴則

亡其國亂德者莫如酒然劉伶阮籍之徒反  
以酒全其真而名後世南面之樂豈足以易  
隱居之樂哉鶴是主酒是客請客對主分外  
精神又歸得放鶴亭隱居之意切然須是前  
面陷飲酒二字方入得來亦是一格

退之平淮西碑是學舜典畫記是學顧命  
退之諸文多有功於吾道有補於世教獨衢州  
徐偃王碑一篇害義蓋穆天子在上偃王敢  
受諸侯朝是賊也退之乃許之以仁豈不謬  
哉

永叔醉翁亭記結云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是學詩采蘋篇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二句  
傳體前敘事後議論獨退之巧者王承福傳敘  
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公伯夷傳之風  
孟子公孫丑下首章起句謂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下面分三段第一段說天時不  
如地利第二段說地利不如人和第三段却  
專說人和而歸之得道者多助一節高一節  
此是作文中大法度也  
子瞻喜雨亭記結云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

以名吾亭是化無爲有凌虛臺記結云蓋世  
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之存亡也是化有爲  
無

文字有反類尊題者子瞻秋賜賦先說夏潦之  
可憂却說秋賜之可喜絕妙若出文選諸人  
手則通篇說秋賜斬無餘味矣

班孟堅叙霍光廢昌邑王讀書一半太后曰止  
爲人臣子當諄亂如是耶再讀畢奏此段最  
妙載一時君臣堪畫

盧仝月蝕詩膾炙人口其實詩大東後二章耳

詩雲漢有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之句退之亦叔  
禱雨文遂各演作一篇其實皆自雲漢來然  
不逮遠矣

孟子辨百里奚一段辭理俱到健讀數過使人  
神爽飛越

子瞻萬言書是步驟賈誼治安策然虛文有餘  
實事不足去誼遠矣

陸宣公文字不用事而句語鏗鏘法度嚴整議  
論切當事情明白得臣告君之體

作世外文字須換過境界莊子寓言之類是空

境界文字靈均九歌之類是鬼境界文字宋

招魂子瞻大悲閣記之類是佛境界文字魚

亦然冠頌亦自楞嚴經來天容枕鬼仙境界文字清

城黃鶴樓仙詩之類是鬼仙境界文字清

宮辭之類是仙境界文字惟退之不然一切以正

大行之未嘗造妖捏恠此其所以不可及

六經是治世之文左傳國語是衰世之文書平

命一篇已有戰國策是亂世之文

唐人文字多是界定段落做所以死惟退之一

片做所以活柳子厚文字便退之張中丞傳後序云翰以文學自名為此傳

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雷萬春三字斷是南霽雲但俗本誤耳此序前半篇是說巡遠後半篇是說南霽雲即不及雷萬春事三字誤無疑堯典命羲和才數句耳七月便詳似堯典月令又詳似七月而節病極多然堯典分時月令分月其為文也易七月顛倒月分而以衣食為脈絡其為文也難此詩與周人文不同類送文暢師序退之闕浮圖子厚佞浮圖子厚不及退之論史書

論史書子厚不恤天刑人禍退之深畏天刑人禍退之不及子厚

退之諸墓誌一人一樣絕妙

退之誌樊宗師墓其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蓋與鑿鑿乎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意適相似深喜之然銘謂文從事順各職職則宗師之文不從字不順者多矣亦微有不滿意退之誌樊紹述其文似樊紹述誌子厚其文似子厚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巧子瞻作醉白堂記一段是樂天所有魏公之

所無一段是樂天魏公之所同方纔說是爲  
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介甫乃謂韓白優劣  
論不亦謬乎

求叔畫錦堂記全用韓稚圭畫錦堂詩意  
子瞻灑灑堆賦辭到天慶觀孔泉賦理到  
西漢制度散見諸傳中此是孟堅筆力

歐陽求叔五代史贊首必有嗚呼二字固是世  
變可嘆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  
禹貢簡而盡山水田土貢賦草木金革物產敘  
得皆盡後敘山脈一段水脈一段五服一段

更有條而不紊

周禮職方氏冗而踈

左傳史記西漢敘戰陳堪畫

文字須有數行齊整處須有數行不齊整處意  
對處文却不必對文不對處意却著對

文有圓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

晉問之類是也

蘇文

方者亦少惟上神宗萬言書代張方平諫用  
兵書數篇方圓者多

退之琴操平淡而味長子厚鏡歌鼓吹曲險恠  
而意到

退之墓誌篇篇不同蓋相題而設施也子厚墓誌千篇一律

資治通鑑是續左傳綱目是續春秋

真景元集文章正宗分作四體辭命一也議論一也敘事一也詩賦一也井然有條

史遷項籍傳最好立義帝以後一日氣魄一日殺義帝以後一日衰颯一日是一篇大綱領至其筆力馳驟處有喑鳴叱咤之風

賦設問答最如西都責東都主人之類至子瞻後杞菊賦起句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

稱太守便自風采百倍

子瞻表忠觀碑終篇述趙清獻公奏不增損一字是學漢書王介甫以爲諸侯王年表則非也

呂相絕秦書雖誣秦然文字自佳

莊子祛篋篇辭理俱到○不讀莊子秋水篇見識終不宏闊

佛是掃除事障禪是掃除理障熟讀楞嚴經自見

維摩詰經亦有作文法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

法門此未得不二法門者也維摩詰默然不  
說不二法門乃真得不二法門者也柳子厚  
晉問微用此體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之類能畫出太平氣象

楮少孫

史記稱楮先生者是也

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

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段段都似只是  
成篇不似

學文切不可學人言語文中子所以不及諸子  
爲要學夫子言語故也

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楚辭氣悲史記

氣勇漢書氣怯文字順易而逆難六經都順

惟莊子戰國策逆韓柳歐都順

封建論一篇逆惟蘇

明允逆子瞻或順或逆然不及明允處多

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有結句見主意者賈誼  
過秦論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韓退之守  
戒在得人之類是也

韓退之非佛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圖無來歷不  
過辨邪正而已歐陽永叔非佛乃謂修其本  
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圖自息此意高於退之  
百倍

文字起句發意最好李斯上秦始皇逐客書起句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張伯玉作六經閣記謂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亦是起句是意但以下筆力差乏

唐子西文極莊重縝密雖幅尺稍狹無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然最利初學

李邦直勢原只一勢字法原只一法字演出數千言所謂一莖草化作文六金身者惜乎字斷續然亦是一法

唐代宗時有晉州男子郇謨者上三十字條陳

利害一字是一件事如團字是說團練使之類謨自知之他人不諭也吾謂世之作文務要崎嶇隱奧辭不足以達意者皆郇謨之徒也

胡致堂文字就事論理盡而辭止而氣極不衰雖不必調弄文法然自卓然不可及

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詩不如子厚

學楚辭者多未若黃魯直最得其妙魯直諸賦如休亨賦蘇季枯木畫道士賦之類他文愈小者愈工如跛奚移文之類但作長篇苦於



氣短又且句句要用事此其所以不能長江大河也

樂毅答燕惠王書諸葛孔明出師表不必言忠而讀之者可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必言孝而讀之者可想見其孝杜子美詩之忠黃山谷詩之孝亦然

杜子美哀江頭妙在渭水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二句明皇在蜀肅宗在秦一去一住兩無消息有天下而不得養其父此情何如耶父子之際人所難言子美獨能言之此

其所以不可及非但細柳新蒲之盛而已詩惟生民一篇如廬山瀑布泉一氣輸寫直下略無四顧自厥初生民至以迄于今只是一意

盧仝月蝕詩韓退之刪段耳謂之效玉川子作何邪

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長者韓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有長而簡直氣短者盧襄西征記是也

退之送孟東野序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周

禮梓人為荀虞來

永叔山中樂三章贈惠勤望其出佛而歸儒持論甚正從退之送文暢序來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祈子曰孰有執親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此段言沐浴佩玉者四而不覺其重複

文字貴相題廣狹晦菴先生諸文字如長江大河滔滔汨汨動數千萬言而不足及作六君

子贊人各三十二字盡得描畫其平生無欠無餘所謂相題而施者也

做大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輕清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華禽獸昆虫之飛躍游乎重濁查滓之中而莫覺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則一旦把筆為文凡世之治亂人之善惡事之是非某字合當如何書某句合當如何下某段當先某段當後如妍醜之在鑑如低昂之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進而

至之聖經之文可也今人作文動輒先立主意如經賦論策不知私意偏見不足以包盡天下之道理及主意有所不通則又勉強遷就求以自伸若是者皆時文之陋習也不可  
不戒

選詩惟陶淵明唐文惟韓退之自理趣中流出故渾然天成無斧鑿痕餘子正是字煉句煨鏤冰工巧而已今人言詩動曰選言文動曰唐何泛然無別之甚

西漢文辭尚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文終不失其為質唐文字尚文韓退之變得如此質終不失其為文

晦菴先生治經明理宗二程而密於二程如易本義詩集傳小學書通鑑綱目之類皆青於藍而寒於水也但尋常文字多不及二程二程一句煞開做得晦菴千句萬句掣歛來只作得二程一句雖世變愈降亦關天分不同然晦菴先生詩則三百篇之後一人而已

濂溪先生太極圖說通書明道先生定性書伊川先生易傳序春秋傳序橫渠先生西銘是

聖賢之文與四書諸經相表裏司馬子長是  
史官之文間有紕繆處退之是文人之文間  
有弱處然亦宇宙間所不可無之文也

晦菴先生詩音節從陶韋柳中來而理趣過之  
所以卓乎不可及

經是山林中華史是園圃中華

左傳以下

古文高者

是欄檻中華

韓之類

次者是盆盎中花

歐之下類

者是瓶中花耳

無根

蘇門文字到底脫不得縱橫氣習程門文字到底脫不得訓誥家風

學文切不可學恠句且先明白正大務要十句  
百句只如一句貫穿意脈說得通處儘管說  
去說得反覆竭處自然住所謂行乎其當  
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真作文之大法也

古人文字規模間架聲音節奏皆可學惟妙處  
不可學譬如幻師塑土木偶耳目口鼻儼然  
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意不能活潑潑地  
豈人也哉此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  
夫務要得他好處則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  
我捍闔一莖草可以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

學難以筆舌傳也

請參

人皆曰文章天下之公器然必具眼目識見高者而後能語其精義之精予十八九時從性學先生學每讀書講究義理之暇則論古今文章予資質魯鈍恐其遺忘故隨筆之於簡帙凡二百有八條於是表其書之首曰性學李先生古今文章精義藏於家者四十餘年未嘗出以示人至順三年冬十有二月閱所蓄故書得於篋笥中臨文興悅手不忍置因念與其獨善一身孰若兼善天下遂繡諸梓

與士大夫共之如此則不獨不泯先生學力之所到亦可以爲學者識見之一助云先生姓李名塗字耆卿性學當世名公鉅卿扁其齋居之號臨川人子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後仕至國子助教卒於官學生益都于欽止百拜書于卷末

性學李先生古今文章精義

معمود  
ب  
لا

معمود  
ب  
لا



